

鏡頭下的明星

時尚攝影師陳漫個人攝影展《FLASH：CHENMAN》日前在湖南長沙謝子龍影像藝術館開幕，展出陳漫從二〇〇三年至今創作的近八十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涵蓋她拍攝的眾多中外明星時尚封面及其不同領域藝術創作。圖為觀眾模仿照片裏碧成的動作。

市井萬象

中新社



如是我見
承言

早就有政治分析人士說過，不要奢望拜登上台之後的中美關係會好過特朗普時期，因為拜登縱橫國際政壇數十年，他的政治手段以及與歐洲交好的政治關係，會讓中國面對歐美聯手圍堵的局面，而這是前任特朗普所做不到的。只是沒想到，歐美聯手如此快，新疆棉花成為歐美圍堵中國的頭炮。

選擇新疆+棉花的組合可見歐美「用心良苦」。棉花在歐美發展的歷史是帶有負面政治含義的農作物，百多年前，西方的殖民者將大批的黑人奴隸強掠到歐洲和美洲，強迫黑奴勞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悲劇。只不過，很難想像的是，百年過後的今天，歐美竟然會將自己殘酷奴役黑人的歷史套用在新疆問題上。

顯然，這是一場關於新疆的陽謀。有賴於西方的抹黑，在媒體和網絡上，都出現許

新疆陽謀的背後

多對新疆的當代農業的科普——無人機滅蟲、機器採集、衛星測繪，新疆的棉花已經實現高度的機械化。而與百多年前歐美奴役黑人根本性的區別更在於，新疆農民擁有自己的棉花田，正如一位新疆農民反駁那些抹黑的人：「種自己的土地，收自己的棉花，何來強迫勞動。」

這些真切又生動的畫面讓那些不遺餘力抹黑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的人顯得無比愚蠢。這些西方政客當然不會肯定新疆數十年來發展的成就，讓他們味着良心「睜眼說瞎話」的理由無非就是隱藏在政治背後的利益使然。新疆的棉花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切入口，除了棉花能夠讓政客們操控勾起歐美世界普通百姓回憶他們不堪的歷史之外，最重要的是藉此打擊中國的紡織行業。

中國如今是世界棉花第二大產地，其中八成以上的棉花生產來自於新疆，新疆的棉花質量舉世聞名，打擊新疆的棉花無疑是打擊中國的紡織行業。在疫情之下，中國紡織服裝累計出口二千九百一十二點二億美元，

同比增長百分之九點五八。其中紡織品出口一千五百三十八點四億美元，服裝出口一千三百七十三點八億美元。然而，同期印度的紡織業，以及美國的棉花種植行業都面臨衰退。所以，用新疆，加上棉花，歐美想的還是「一石二鳥」，政治壓制加上經濟打擊，讓中國感到壓力。

美國的陸軍退伍上校勞倫斯·威爾克森在二〇一八年八月羅恩·保羅和平與繁榮研究所舉辦的一場論壇上的發言，這兩天正在網絡上廣傳，威爾克森在發言中稱，「中國新疆有兩千萬維吾爾族人，如果中情局能利用好他們……想破壞中國的穩定，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製造動盪，煽動維吾爾族從內部搞亂中國。」

不少香港的反對派政客和黃絲KOL也亢奮起來，如潛逃海外、「港獨」分子羅冠聰等人更迫不及待向黃絲們「邀功」，暗示這是他們在「國際線」的努力成果。這種行為讓人不齒。然而，我們也需要警惕的是，這一場關於新疆的陽謀已然上演，一場中國與反華勢力的較量才剛剛開始。

他將「國風」穿在身上



自由談
賴秀俞

大學校園裏有一個穿漢服滑板的男孩。晚上十點多，路過莊嚴的大禮堂——那裏是包括畢業典禮在內，所有重要活動的舉辦場地，在長長的階梯下面的空地上，傳來滑板輪子與大理石的摩擦聲。抬眼望去，在諸多穿着各種街頭「潮牌」的青年人當中，有一個白衣飄飄的身影。裏面穿着一身深衣，外面披着一件大氅，踩着滑板飛一般飄到了空地另一端，如在江湖，俠客夜行，偏偏穿了一身鮮明的白衣，有一種少年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

在衣袂飄飄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古典中國。與此同時，這個古典中國卻如此「現代」，它與街頭潮流、青年文化糅合在一起，與其說它意味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遭遇，我更好奇的是：被捲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國社會，在大量西方文化的洗禮中成長的青年人，究竟為何熱衷中國的傳統服飾，他們想通過漢服表達什麼？通過漢服所產生的古典中國想像，對他們而言又意味着什麼？

第一次見到這位「翩翩公子」，是在學校附近的「文青一條街」，他和滑板從我眼前飄過，飛揚的衣袂一下子消失在拐角，餘留「仙氣」。幾乎沒有人對他投去好奇的目光，他與這個環境融在一起，如同空氣。這是一條熱鬧的街道，到處都是熱氣騰騰的青年人。沒有多少慕名而來的年輕人來到這條通往海濱大橋的街道尋找螃蟹和皮皮蝦，他們大多都為某杯傳聞中的「阿嫻」手製的古方奶茶，或者這些充滿「古早味」的網紅打卡點而來。而無論是為食物還是風景而來，關於這條街的風物最後都沉澱為這些青年們手機裏的照片。

至此，某種當代青年文化的生產儀式於焉完成。從這個角度而言，時常在這條街上現身的漢服青年也就在情理之中。畢竟，隨便走進這裏的時尚雜貨店，裏面陳列着大量Lolita蝴蝶結和髮帶、與JK制服配套的領結，以及供漢服青年購買的簪子和摺扇。



▲漢服已成為不少青年的生活風格。圖片來源：煙清寺

在這樣一個青年文化集散地，漢服已經和眾多如今已然「破圈」的青年亞文化一同成為一種鮮明的青年生活風格。穿着漢服旅遊、逛商場、吃火鍋的「國風青年」，已經是任何一個年輕人聚集的空間裏習見的風景。不過，漢服與青年亞文化的結合，並不是一件「從來如此」的事。並且，青衣羅衫走進青年文化，從社群內部走到漫展、街道、電商、新聞報道和綜藝節目，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風景，直至今日構成一股潮流，其在此中對「正當性」的獲取，歷經了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

在央視二〇一四年的紀錄片《矢志青春》播出的時候，漢服還處在亟需由小眾圈層進行「復興」的文化形態。不過，官方的「正名」已經使漢服大幅度地祛除了長期以來的獵奇目光。在從小眾圈層的審美風格通往大眾時尚潮流的道路上，社交媒體的傳播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加上由近年來「國風」歌曲、動漫作品、遊戲，連同仙俠劇的盛行所生產的一系列「國風」文化，使漢服獲得了互動式的線上展示空間、想像的虛擬場景與文化驅動力。電商的蓬勃發展更使亞文化圈層首先在消費上

「破圈」。去年，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聯合天貓服飾發布的《二〇二〇漢服消費趨勢洞察報告》顯示，漢服的潛在消費者高達四點一五億人。漢服至此成為一種以「國風」為名的大眾消費。

「國風」是一種二十一世紀的文化發明。因為所謂「國風」只有進入最普遍的大眾生活中，才能真正地成為「國風」，而不僅僅是一個被定義的概念。大眾消費中的「國風」，才使富於民族意識的傳統文化成為一種身體力行的文化實踐。由此，它不再是一種存在在小眾的文化產品中的審美符號，僅限於某一群體的文化消費，而是能夠毫不違和地進入日常生活場景，成為在國民群體中被廣泛接受的民族風格。

現如今，在Z世代眼中，漢服是他們表達民族主義熱情路徑之一。

據說，幾乎每個大學中都有漢服社團，並且，這群互聯網的原住民也樂於在幾乎所有的社交平台以「國風愛好者」作為身份標籤，熱情地分享自己的愛好。由此，走進漢服文化的虛擬入口不斷被生產。他們不僅身穿漢服，還會自己購買面料、研究形制，動手製作。不少漢服青年的手藝在這種磨煉中日益進步，手工藝時代的靈韻奇異地在這群「電子兒童」身上回魂，傳統文化在此實現了一種實實在在的身體實踐。漢服作為一種潮流打扮，在這群物質相對「匱乏」的大學漢服青年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

衣服從來都不僅僅是衣服本身，背後是一整套社會意識形態。身穿一襲白衣滑板的漢服青年身上所呈現的中西合璧、前現代與現代的時空穿越，體現了Z世代開放、活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映照出目前的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全球化、現代化與民族化三者相互交錯的時空中。在中華傳統文化所指涉的一系列文化形態中，漢服的流行不僅寓示着「國潮」已經變成青年文化和消費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主角」，也象徵着「國潮」作為一種通往文化自信的物質形態成為「國風青年」建構身份認同的標誌。這既是文化象徵，也是情感密碼。借由這把鑰匙，我們可以發現一條以新一代青年為主體的文化尋根之路。

名碑臨習指要之《少學琴書隸書冊》



廣義日課
鄭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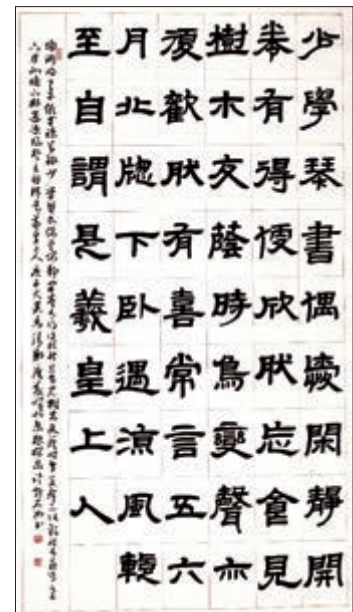
鄧石如（一七四三年至一八〇五年），初名琰，字石如。後更字頑伯。又號懷寧道人、完白山人等，安徽懷寧縣白麟畝（今安慶市宜秀區五橫鄉白麟村）人。清代書法家，鄧派篆刻創始人。不入仕途，始終布衣。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存世。

鄧石如為清代碑學巨擘，少嘗客江寧梅鏐家八年，得觀秦、漢以來金石善本。適好《石鼓文》《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天發神識碑》

《城隍廟碑》《三墳記》，各臨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再學漢分三年，

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此後得心應手，書藝大進。以二李為宗，用長鋒軟毫。又篆從隸入，隸從篆出。雄渾蒼茫，臻於化境。後世篆書家無不受其影響。其分書則道麗淳質，趙之謙有「山人書以隸為第一」之譽。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清代書人，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學士翁方綱，偏偏是那位藤杖芒鞋的鄧石如。」張惠言、包世臣都曾向他學書，得要訣：「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

《少學琴書隸書冊》，書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結體緊密，風格妍美，是一幅氣格宏闊的佳作。我用中國書店出版的冊子，略參漢碑筆意來臨：行筆平正舒緩，筆畫整齊嚴謹，字形長短參差。意態從容大方。



▲本文作者節臨《少學琴書隸書冊》。作者供圖

蘿崗探「雪」



繽紛華夏
霍非非

蒼翠蘿峰下，梅花凌寒競相怒放，山青梅白相映得宜。新年期間，來到東郊「羊城八景」之一的「蘿崗香雪」探芳賞梅。蘿崗的梅花在嶺南很有名，相傳她的「根」在粵北梅嶺，南宋年間移栽過來，當地百姓家家栽種果梅，梅子製涼果，售了補貼家用；梅花供觀賞，士庶皆大歡喜。最鼎盛時，形成了「十里梅林」的壯觀俏麗景色，五六十年前，當選市民喜愛的名勝佳園。

還未走到蘿崗雪園牌坊，起伏的坡地梅林繁花似雪，潔白一片。端詳梅枝，或花綻吐蕊，或骨朵如豆，淡雅素潔，幽香撲鼻，引得蜜蜂出巢，嚶嚶繞飛。梅叢間，花枝下，遊人亦如蜂蝶，爭相與梅合影。尤其是女性，穿扮俏麗，紅裝艷裹，給白撲撲的梅林添了幾多亮色，這也是精彩的一景呢。

照夠了，人們就地圍坐閒聊，甚至躺在梅壟，讓暖陽透過花枝撒遍全身，盡情享受這場快浪漫的時刻。

邊瞧邊走，不一會來到公園的牌坊前，這裏人頭攢動，勢若海潮，卻有婉轉南音繞耳，幾位老人在牌坊旁的曲藝苑弄弦亮嗓，演唱粵劇，陡增了節日的氣氛，嶺南的韻味。園內湖水碧透，榕荔棕杉等針葉闊葉樹木繞水而立，黃菊大麗點綴烘托，絢爛多彩。環視四下梅林，仍是白梅當家，我不解，問公園的一位員工，得知果梅亦稱青梅、梅子，薔薇科李屬植物，單瓣花白。這種梅的栽種歷史在我國約有三千年，品種多樣，可分為白梅類、青梅類、紅梅類等，蘿崗的果梅則以白花為多，是遵循「民以食為天」的傳統，栽植成俗。聽到這兒，才恍然

大悟。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蘿崗雖以白梅為主，但也不缺其他梅花品種，像綠萼梅青白濡染，宮粉梅淡紅透潤，美人梅紅暈似羞，紅梅燦若焰火……哪一種梅，不出自花農巧匠一雙雙粗糙大手？他們心是細的，技藝是精的，潛心栽培出清癯俊秀的梅花，灌注了風骨高潔，傲霜鬥寒的剛毅性格。佇立梅樹旁，真有一種踏實勤懇，潔淨無瑕，渾然正氣在昭示，「只留清氣滿乾坤」。

在通往蘿峰寺的山路俯視山下，橫看成「雪」側成「松」，寬廣的梅子林宛若皚皚雪原，潔白的梅朵覆蓋着大地，帶來童話之美和無盡情趣。公園裏的雪香亭、梅香湖、虹影橋、石趣園等景致散落其間，有綠植簇

擁，似瑪瑙，像翡翠，如碧玉，精巧明亮，一顆顆鑲在白幔中。而數不盡的遊人，影影綽綽，一股股春意萌動。

花甲人生，這是第三次來蘿崗。七八歲時，花期跟長輩們來蘿崗，少兒不識賞梅事，興致全在玩耍中，和小夥伴滿坡瘋癲亂跑，梅瓣落滿頭。再大一些，又跟母親單位的人來蘿崗，不是賞梅，是來割稻，大人們在前面揮鐮，孩子們在後面拾穗，還在荔枝樹下吃了餐生產隊蝦米炒毛瓜的農家飯。這次來，荒野規劃成公園，往事依稀在眼前，舊貌換新顏，只嘆歲月如梭，根根髮絲白如「雪」。

溫暖的珠三角地區，冬日本無雪，但蘿崗香雪，恍若瓊芳飄落，掛滿梅樹枝丫，也就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聖雪。